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misty, purple-toned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are, dark trees stand in a body of water, their forms reflected in the calm surface.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hazy expanse of more trees and a pale sky, creating a serene and atmospheric scene.

芸香丛书

月旦名流

郑新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月旦名流

郑新芳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旦名流/郑新芳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9

(芸香丛书)

ISBN 978-7-104-20778-2

I. 月… II. 郑… III. 人物—传记—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234 号

月旦名流

著 者:郑新芳

责任编辑:张月峰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0

字 数:18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778-2

定 价:28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郑新芳笔下人物的颜色

谈歌

案头放着郑新芳新书稿，一部人物传记的集子：《月旦名流》。

总是猜测，郑新芳笔下的人物是什么颜色？我常常被这个奇怪的念头困惑。或者说，郑新芳笔下的人物的底色是蓝色的，纯粹的蓝。没有厚薄、没有纵深，蓝到清纯极致，不容置疑。但是，我还能看到，郑新芳的笔下还有云彩，白色的云或灰色的云或黑色的云，才使得郑新芳的笔下人物的色彩时而飘忽动荡。

云，从来都怀疑彻底的蓝色。

从这个话题展开去讲，或者，郑新芳的笔下没有颜色？郑新芳撰写这些人物时，没有使用颜色？可是，没有颜色的颜色，也是一种颜色。是这样吗？或者，套用一句哲人的话：大色无色？无论如何，郑氏的“颜色”使其笔下的颜色沉重。

郑新芳是保定写人物传记的高手。其笔下的人物，从古代到当代，从国外到国内，林林总总，五彩纷呈。郑新芳一以贯之，只用他自己的颜色去表现。也有评论家说，郑氏写出了所有人的自我意识中，那种被压抑和被遗忘的“颜色”。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还是认为，郑氏笔下的“颜色”，可能比评论家所想的更为复杂，郑氏笔下人物的颜色，不仅是藏在往昔，看着人物如何无可挽回地绿肥红瘦，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是，人物总是生气勃勃地在郑

氏的笔下充满焦虑与不安。

郑新芳撰稿人物,据说多是信笔写来,横空出世,似乎一切皆无来由。纯粹的蓝,破坏着空间感,你永远猜不到,郑氏笔下的那些诗人、小说家、画家、作曲家、书画家、科学家……还能够到什么时代漂移。郑新芳的文章构图,通常稳定均衡,他更像一个偏执的古典主义者。但是,有一件事暗自破坏着郑氏文章的稳定,那就是郑新芳的眼睛。

有人讲,郑新芳的眼睛是童真的。其实,郑氏的眼睛更是复杂的,有时环顾左右,有时茫无焦点,其实,他是在看着自己。他所有的目光对笔下的人物都构成疑问,即人物何以如此?何以在此?这种疑问在一个个寓言化的布局中达到顶点,作者的眼睛似乎在那一瞬间被蒙上了,一个天使或神般的郑新芳站在蓝色中,双手伸出:《月旦名流》流向何处?

我注视着这部书,我意识到,这种郑氏笔法没有空间,它无来处,也无去处,书中的思想或形象囚于历史的某个角落。在郑氏的笔下,颜色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景象。当然,颜色不会说话,除此之外,他们进行着一些琐碎的人间常态,比如民国人物,比如当代人物,比如科学人物,比如文化人物,比如……但我觉得真正的旨意在于,郑氏的“人物”都无比幸福,它所规定的唯一有效的人类活动就是科学及艺术与创造和劳动。“人物”并不幸福,他们的行为反对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的行为满足于思想,既而反对行为。矛盾吗?对!

由此说,这些人物与颜色必由郑新芳这样一个中国作家在世纪之初撰写与绘制。人物的色彩充满民间的欢悦和幸福,郑氏的颜色更近于传统中国的佛家对人世的看法:如露水如电光如梦幻如泡影,它可能转瞬即逝。郑氏严肃地告诉我们:这不是“永恒”,而是“过程”。

郑新芳的写作最富深趣的是语境的冲突。是啊,任何一个中

国读者都可以断定：郑新芳虽然在他的颜色中抹去了传统中可供辨识的文化标记，有意使之抽象、纯粹，并有了日常价值。但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误解，无论“人物”是当代或古代，作家都要与这个世纪之初的读者们共同分享着一个共识：即当代价值。

郑新芳的笔下“人物”全部是中国人（除去一个金斯伯格）。“人物”都有着中国人的皮肤和容貌，他们被郑新芳命名为人物或者明星，人物或者明星在郑氏语境中出场并非偶然，他们在消费我们（读者），尽管这种消费茫然。

郑新芳的确喜爱笔下的人物与颜色。因为，对“过去”与“当代”的想象，是现代中国颜色的一个隐秘中心，我们的梦想、幻觉、希冀、快乐、愤怒、忧伤以及焦虑，都在此汹涌地汇聚。当代承诺幸福的颜色多多，人物也多多，但我们不敢轻信。我们无法在任何一个可疑的颜色中心存戒备地安居，我们永远不能肯定那就是真实。

郑新芳对中国精神的复杂颜色有一种直觉的把握，其并非现代派的混杂、拼贴和冲突，这种风行的后现代视域在中国时下的写作中，依然表达着现代性焦虑：在文字之外，有一个“不在”的超越性眼光，它属于作家，它知道何为混杂、拼贴和乖谬，它知道何为“正确”，它知道笑声和震惊出自何处，它自“不在”俯视人世的无序，当然，它不肯承认它在“民间”，或对此并无意识。

而郑新芳是“在”的，他“在”写过去的人物和写当代的人物，在“此处”在“民间”，他的撰写中并未预设外部的眼光，他的写作不是“被看”的，那些人物不是被展示，而是“在此”——如同一棵棵树的“在”，并不是为了被批判或被鉴赏，无论他们的视线投向何处，他们最终的目光都是转向自己，他们天真地、无辜地注视着自己身在其中的故事，注视着浩大命运的降临。

广为人知的是，郑新芳出版过《诗美品鉴》、《心海飞梦》、《恋歌·放歌·漫歌》、《永远的诗美》、《保定名胜古迹诗话》和《审美论稿》种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应该是保定最沉稳的作家，实际

上,他也是最不“保定”的作家——这或许是因为他早期的写作生涯始于唐山和北京,他的写作视线更是投向了历史。他很可能是有意远离保定与时下。这种自我选择和塑造的结果是,他有一种源自世界文学的感性,他的笔下,脆弱和暴烈同在,敏感和决绝共存,并且精细而华美。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郑新芳一度对文本有着巨大兴趣,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他写了一系列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传记散文,《永远的诗美》便是一本结集。稍稍让人伤感的是,郑新芳的写作有些不合时宜,当他破门而出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以及对经典文本的戏仿或误读,已然渐成风气,是那时青年作家们的普遍兴趣与时尚。当然,热衷于时尚的作家们那时还不知道,属于大众的“后现代”即将来临,这个新时代会对他们的优雅实验构成辛辣的讽刺。

谁能知道呢?十年前的郑新芳就已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我后来曾经与之长谈,他对当时“纯文学”作家圈子中流行的时尚写作极为不满,他直言不讳,作家应该有一种更宽阔、更勇敢、更热情的方式去接近这个时代的经验。即,另一种颜色?对!这应该是对自我的一次重要的重新发现。从那以后,郑新芳久无新作示人——对一个“中年”的作家来说是够久了。十年匆匆过去了,他现在很少谈论“文学”,但从偶尔的只言片语中,我感到他正陷入新的自我怀疑,他的写作,深刻地受到自我的冲突和困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郑新芳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即他自己就是自我的检察官,自我批评,甚至过度自我批评——坦率地说,这不是我们通常所能知道的中国作家的气质。

郑新芳写过许多人物传记,郑新芳现在依然执念于他的“人物”,“人物”的观念,或者说对“人物”以及“颜色”的想象,确实是一些“传记作家”少有的追求,至少,我们知道对郑新芳来说什么是“人物”,在这本《月旦名流》中,叙事的根本动机也是寻找“人

物”之路，而且在《月旦名流》释然于安居，他的“人物”要在“此地”求证。

我很想说，郑新芳是目前大盛的“人物传记”和“过程叙事”的勇敢参与者，但是，我知道，郑新芳志不在此，他曾经说过：“在这部关于人物过程的作品中，……主人公置身于由矛盾交织而成的命运的大网里左冲右突。大多找不到和解的方法，最终只好选择了放弃。”“他本人渴望幸福，却始终难以做到这一点，要么眼睁睁地看见有人葬送自己的前程，要么闭上眼睛听任幸福从身边逃之夭夭……”这完全不像是对社会问题发出的道德檄文，郑新芳看到的“人物”，比很多作家更敏感，但是，在他的笔下，“人物”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质性境遇被感知被表现，他真正关切的是“人物”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的迷途与失败。

我还想说，郑新芳有一颗纯粹并且强悍的诗人之心，他在行文中也更像一个诗人。他坚持用诗的方式诠释世界，他的力量和他在此时可能面临的失败，也许都源于此。

郑新芳在近十年来所写的一系列“传记文学”，可以被称为“文化”传记，“人物”仍然是他的基本主调，郑的“人物”更具诗性，而郑的“人物”还可以还原为对时代普遍的灵魂状况和一般文化状况的理性分析和批判。郑氏的“人物”比他另外体裁的作品更有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把他带到了文学之外。可以断言，郑新芳的“人物”或“颜色”，是含有“终极价值”的。2007年，郑新芳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人物”文章，他写的是“人物”，他几乎是预言式地对文学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命运做了艰难的表达。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有“天问”，郑新芳笔下的“人物”是一个诗与精神的乌托邦，他小心求证这个乌托邦的可能性，他也小心地展现了乌托邦的破灭与延伸，无论如何，郑氏都在坚定地认为，在人物和世俗大地之间并非无路可通，那种探索意志，以及对那探索意志所持有的想象和表现的激情本身，就向人们敞开了可能的路径。

严格地讲,郑新芳的叙事能力还没有完全臻熟,但是,他的精神强度,他对普遍的、根本性的精神症候的敏感,令人震动。他的强度还在于,他不抱幻想,他具有锐利的、彻底的、令人生畏的目光,但这并未将他引向虚无,相反,他在他所撰写的人物中,坚韧地求证如何反抗虚无。

郑新芳坚守着自己“人物”的颜色。我曾经看到过他发表在《保定晚报》上的几篇人物散文,他以童话般的调子咏唱柔软、脆弱的事物,不仅是因为怜悯、因为爱,更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世上几乎所有值得珍视的价值都是柔弱的:美、纯洁、善良、幻想和诗……这应该是郑氏颜色的基调吗?

这并不是说郑新芳缺乏现实感,在他那一双纯洁的眼睛深处,我们能看到深深的惊惧、深深的不信任,能看到我们粗糙丑陋的面目。他坚定地把“善良”作为他的世界的根本支点,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他的善良尖锐地见证了强大的不善良。他并非不知人世的困难与痛苦,但他无法掌握那样的语言——在语言的层面上,我们对苦难的论述常常充满暴力和权力冲动,也就是说,这种论述中暗自运行的逻辑,使它所张扬的善良和正义成为不可能,使它自身就成为苦难的种子和条件。

于是,郑氏笔下的“人物”就有了我们很难看清楚的颜色,这种有关“颜色”的意识、想象是文学不竭的精神源泉。当代的传记作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人物”的颜色,即是历史的颜色。在人的社会行为之中,所有的苦难、困难都必须在历史的颜色中寻求答案。郑新芳经受着他的前辈和师长们的强大压力,更热烈地承接和发展了“人物”的主题,但是,他执拗地认为,撰写人物之路,也许需要对往事的好奇与敏捷,需要小心翼翼满怀警觉地走近,需要更为孤独无助因而也更勇敢地探索。由此,他才能发现沾满历史尘土的那些真实的“颜色”。

自序

《后汉书·许劭传》载：“初，劭与靖具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汉代许劭兄弟，喜好评说乡里人物，褒贬其所为，每月一次，每次一个中心。因此，在汝南地区流传下来“月旦评”的风俗。后遂用“月旦”“月旦评”“月旦春秋”等代指对人物或作品的评论。应该说这是“社区”“弘扬主旋律”，“创建和谐社会”的最早传统和摹本。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品评人物、弘扬优秀、鼓扬正气、淳化民风，对每个社会，对每个地区，对每个单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弘扬历史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措施。

唐代诗人陆龟蒙在《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见和用伸酬谢》诗说：“纵有月旦评，未能天下知”。他慨叹许多有成就的人，纵然有“月旦评”，还没有被天下人知晓，那些没有得到“月旦评”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他们虽然拚搏努力，虽有种种建树，无人评说，这是社会的悲哀！不但这些有建树的人被淹没，还要影响到同代和后代的更多的人奋斗进取，这还不是社会的悲哀吗？

所以，历代许多有志之士，呼吁，大倡：评说人物，月旦风流。明代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说：“鼓板轻敲，便有风雷雨露；舌唇才动，也成月旦春秋。”清代赵翼在《哭蓉龛病歿杭州》诗中说：“琴樽前辈韵，月旦后生评。”大家要口说，大家要文评，当代人要说，后代

人也要评。我本无才,面对当代和前辈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种种建树的成果与辉煌,不敢熟视无睹,不敢小觑,他们给我震撼,给我勇气,给我力量。我在报刊陆续写下他们的颂歌与批评,为他们树碑立传。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拼搏奋斗的人负责,是我们社会的责任,是评论家的责任!

我评论的有文化领域泰斗型的人物,有乳臭未干的青年,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仅写过一本书的小人物,有名播海内外的科学院院士,有整天与少年儿童打交道的教师,有奖掖扶持我的恩师,有我教过的学生。但我敢说,他们都是有建树、有作为、拼搏进取为我所敬佩的人!

我评论的这些人,大都是保定籍或在保定工作、与保定有关系的人。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是唐尧的故乡。历史上,这里名人挺出,卓冠于世;当今,这里名流济济,星汉灿烂。月旦名流,为他们而歌,是我的荣幸。只是因本人学养、水平、精力的原因,所评人物还很少,力度水平还有待提高。专家、读者指谬,善莫大焉。

著名作家、原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我的老师苏叔阳先生为拙著题词:“四海文章劳月旦,中原人物想风流。”这是引述的古人程先贞在《周观察栢园赴京赋赠》中的诗句。是说,许许多多的文化人物,创作了大量诗文,有劳评论家去评论鉴赏,让更多的人欣赏他们的文章,使他们名扬天下。当然,这也是先生对我担当此任的期望与鼓励。著名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谈歌先生,百忙中为拙著作序。文学大家的恺切论说,为本书增添了亮丽色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2008 年之初于保定底楼书屋

目 录

- | | |
|----|----------------------------------|
| 1 | 大音希声真教授
——纪念恩师萧望卿先生 |
| 14 | 苏叔阳,把中国介绍给了世界 |
| 26 | “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的著名学者齐燕铭 |
| 35 | 我看北京人艺《雷雨》第 500 场演出 |
| 42 | 曹禺在保定 |
| 45 | 中国现代考古奠基和开拓者——苏秉琦 |
| 48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曹火星 |
| 52 | 我国图书馆学、敦煌学创始人——王重民 |
| 55 | 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 |
| 59 | 主编“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杂志》的著名作家
——谷万川 |
| 64 | 中国著名剧作家、《海瑞罢官》导演——王雁 |
| 67 | “荷花淀派”的传人——韩映山 |
| 71 | 路见不平拔笔助 我为百姓鼓与呼
——记著名作家任彦芳 |
| 77 | 著名作家冉淮舟对母校的殷殷深情 |
| 83 | 著名小说作家、《小说创作》主编——周渺 |
| 86 | 将军,是文化大家 |

- 记著名戏剧家、歌词作家阎肃
- 94 莎士比亚与曹禺的戏剧创作
- 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筹备组组长、中国曹禺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教授在保定学院演讲散记
- 102 莎士比亚与中国戏曲百年
- 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筹备组负责人、河北莎士比亚学会会长、原河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戴晓彤在保定学院演讲散记
- 111 龚自珍保定逸事
- 114 赵元任在保定
- 117 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领袖——金斯伯格在保定
- 121 薛兰会：步入书法佳境
- 评《步入书法佳境》和《执著与灵性》
- 127 肇自然之性 成造化之功
- 评青年画家张子翼的工笔画
- 132 “祝寿文化”绽放的民俗艺术奇葩
- 康德才先生书法刻纸艺术作品评赏
- 138 《张寒晖》：广播剧的艳丽奇葩
- 142 那晶莹，那爱，那情
- 读王亚楚先生新著《园丁心曲》
- 148 经国大业 不朽盛事
- 评满城县五卷本《满城文学作品选》
- 157 黄钟不弃
- 《荷花淀》复刊及第一期小说作品评述
- 164 键盘上的艺术

	——保定学院苗卫平的钢琴教学之路
171	丰碑·画廊·诗篇
	——评著名作家任彦芳新著《血色家族》
177	秋气堪悲未必然 轻寒正是可人天
	——《董氏昆仲诗文选》序
181	沉浸浓郁 含英咀华
	——读王亚楚先生的《独有钟情》
187	世纪的情歌 江河的韵律
	——评青年诗人郭志杰诗集《穿越世纪的情歌》、 《宇宙对人类的审判》
196	关于著名作家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199	保定府官立中学堂创始人——凌福彭
201	附录:郑新芳中国名校保定一中的源头:保定府官立中学堂
205	同仁中学创办人、人民教育家——杨绳武
208	附录一:郑新芳《从老照片寻踪保定培基女校》
211	附录二:郑新芳《光绪 28 年杨绳武家居照》
214	附录三:郑新芳《同仁周刊社文艺纪念奖章的出土与考定》
216	附录四:郑新芳《美国人眼中的同仁中学》
219	附录五:郑新芳《同仁中学自编教材惊现古城》
222	附录六:郑新芳《一张老照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225	附录七:100 年前同仁学堂师生合影
228	人民教育家杨绳武年谱
240	保定一中第一任校长——绶树伟
243	附录:郑新芳《百年校庆石铭》
245	直隶高等学堂的校长及名流

4 月旦名流

- | | |
|-----|------------------|
| 245 | 丁家立 |
| 247 | 刘春霖 |
| 248 | 王景僖 |
| 250 | 张伯苓 |
| 251 | 梅贻琦 |
| 253 | 中国早期地质学家——谭锡畴 |
| 257 | 科学院院士钢铁冶金专家——王之玺 |
| 261 | 世界著名生物学家——牛满江 |
| 263 | 科学院院士分析化学专家——张玉奎 |
| 266 | 附录:郑新芳“书谊”备忘录 |

大音希声真教授

——纪念恩师萧望卿先生

2006年3月20日,我的老师、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李屏锦先生从石家庄打来电话,说萧先生去世了。我说我去送送萧先生,他说你来不及了。于是,我匆匆撰写了一幅挽联,用传真形式发了唁电:

河北师大文学院并转萧先生家属

沉痛悼念恩师萧望卿先生:

追随闻朱,发扬蹈厉,大音希声真教授;

培育桃李,奖掖扶持,和风细雨好园丁。

1966届受业门生郑新芳、李亚芳 敬挽

萧先生是我和我的妻子读大学时候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老师。这幅挽联概括了先生从文从教的一生和学生的感受。

先生青年时期在清华大学读书,是闻一多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流亡到云南,成立西南联大。这时,萧望卿先生也与他的老师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萧先生不但有闻一多、朱自清先生关怀,沈从文先生对萧望卿也是爱护备至。沈从文在昆明城北文林街上的陋室,常常是学生们的“俱乐部”。学生们的稿子写出来了,很多都由他热心地推荐到各种刊物上去发表。汪曾祺在昆明时期的作品,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一书,也是他托李健吾向叶圣陶推荐出版的。2003年我到萧先生家里还看到沈从文先生



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1947年)

(二排左二开始:余冠英、浦江清、朱自清、许维遹;三排右二:萧望卿)

为他写的条幅悬挂在书房。据萧先生回忆,抗战结束,他先行返京,告别闻一多、朱自清先生。闻先生当时还说,很快我们就在清华会合,又在一起研究唐诗了。可闻先生还未到北京,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闻先生面对国民党的黑暗拍案而起,才遭匪徒们枪击的,一个民主斗士倒在了血泊中,有更多正直的善良的知识分子站了起来。萧先生每每讲起此事,都非常动情。

萧望卿回清华后,成为朱自清先生的最后一位研究生。他还得到清华沈从文、游国恩、王了一(王力)、余冠英等许多教授的培养和扶持。萧望卿不负众望,很快成了当时的新生代“平津新写作”里的重要人物。

1946年8月,沈从文等回到北平。当时是平津报纸多,新闻少。这一时期平津的报纸副刊极为繁荣,几乎各大报纸都办有文史类副刊,如《大公报》(天津)的“文艺”、“星期文艺”、“图书周刊”、“文史